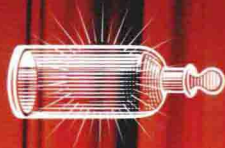


[美] 尼古拉斯·迈耶——编 邹运旗——译

西区恐怖



医学博士约翰·H. 华生遗著



The West End Horror

by Nicholas Meyer



文
景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美] 尼古拉斯·迈耶——著 邹运旗——译

西区恐怖

医学博士约翰·H.华生遗著

**The West End
Horror**

by Nicholas Mey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区恐怖/(美)迈耶(Meyer, N.)著;邹运旗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书名原文:The west end horror

ISBN 978-7-208-12699-2

I. ①西… II. ①迈… ②邹…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2011号

策划编辑 沈 宇
责任编辑 张 隼
装帧设计 蔡南升



西区恐怖

[美]尼古拉斯·迈耶 著

邹运旗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24,000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699-2/1·1321

定价 29.00元



献给艾莉与利奥诺

THE WEST END HORROR by Nicholas Meyer

Copyright © 1976 by Nicholas Meyer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arlotte Sheedy Literary Agency,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目录

编者序	1
前 言	9
第一章 蛰居的歇洛克·福尔摩斯	15
第二章 调查邀请	23
第三章 南新月路惨案	31
第四章 谁是“邦索恩”？	45
第五章 生命之主	59
第六章 第二桩谋杀案	71
第七章 遇袭	85
第八章 “妈妈”、“螃蟹”及其他	93

第九章 苏利文	111
第十章 褐眼男人	123
第十一章 推理与指控	137
第十二章 帕西人与猪肉派巷	151
第十三章 失踪的警察	165
第十四章 西区恐怖	177
第十五章 杰克·鲍因特	193
尾 声	209
致 谢	215

编者序

《百分之七溶液》的出版,引发了许多很有趣的现象。比方说,身为该书的编辑,我已经收到了无数发自世界各地的来信。早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我就预料到它会成为人们激烈争论的焦点。果不其然,读者们纷纷写信,告诉我他们对本书真实性的看法。这些信件使用不同的纸张,文法和拼写各异,标点使用五花八门。(有的读者甚至直接打来电话。一个刚上十一年级的学生,住在阿拉斯加州的朱诺市,一大清早——显然,他以为洛杉矶时间只比朱诺市晚一个小时——就打电话来,说我是个大骗子。)

本书的出版还带来了另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许多“遗失”的华生手稿纷纷面世——光是我就收到了不少于五篇,每一篇都希望我编辑出版。这些“手稿”的内容令人惊讶,提供者更是来自世界各地,有得克萨斯州特克萨卡纳市的飞行员、驻阿根廷的外交官、威斯康星州拉辛市的寡妇、瑞士的犹太拉比^[1](此人的信是用意大利文写的!),还有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岛

[1] “拉比”的意思是“老师”,专指犹太人中受过正规教育、系统学习过犹太教经典、精通律法的学者或教团领袖。——简体中文版编者注(本书注释除非特别说明,均为简体中文版编者注)。

已经退休的老绅士，只是他不愿透露自己曾经的职业。

这些手稿都很有趣，都包含家谱，并解释了它们迟迟未能面世的原因，以及手稿创作的具体背景。但其中至少有两篇——尽管内容相当吸引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伪造的（有一篇甚至是淫秽作品）；另有一篇是几乎不加掩饰的政治宣传材料；还有一篇疯言疯语，只有脑筋不正常的人才写得出，那已经是第四次有人试图证明福尔摩斯的犹太血统了（不是那位瑞士拉比寄来的）；此外，还有一篇……

接下来您将要看到的案件，出自威斯康星州拉辛市的 C. K. 韦纳夫人寄来的手稿。在收到手稿之前，韦纳夫人还寄来一封信，由纽约的出版商转交给我。信件内容如下：

亲爱的迈耶先生：

我真的非常喜欢您编辑的手稿，也就是那部《百分之七溶液》。我已故的丈夫叫卡尔，是韦尔内^[1]家族的后裔，您大概听说过这个家族，因为歇洛克·福尔摩斯也是韦尔内家族的后人。

不知您是否有兴趣看看另一部“遗失已久”的华生医

[1] 埃米尔·让·奥拉斯·韦尔内(1789—1863)，常称奥拉斯·韦尔内，他是法国著名的风景和人物肖像画家，也是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舅公。——原编者迈耶注（这里的“韦尔内”和上文的“韦纳”其实是同一个姓，只不过前者是法语，后者是英语。推测是韦尔内家族的后裔由法国移民至美国后，将姓氏由法语拼写改成了英语拼写。）

生的手稿？只不过，这部手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遗失”。我的丈夫卡尔从他父亲手中继承了手稿，而它是由福尔摩斯先生本人遗赠给卡尔的父亲（他是这么对我们讲的）。

这是一份手写的稿件，沾染了一些污迹，个别地方不大容易看清。因为在1930年代，卡尔的父亲没钱修理阁楼的屋顶，害得手稿沾上了水渍。

卡尔的父亲（也就是韦纳爷爷——他于1946年去世）不准任何出版商接触这份手稿，因为从一开始，福尔摩斯先生就明确表示不想让任何人读到它。不过自那以后，时光流转，世事变迁，既然所有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了，我想它也就可以公开了。

上个星期，我在报纸上读到了有关格莱斯顿^[1]个人生平的报道，我想，公开手稿造成的影响，总不可能比那篇报道更糟糕吧？

去年二月份，卡尔去世了。如您所知，从此我家的经济状况便大不如前。如今我急需用钱，恐怕只能卖掉农场了。如果您愿意看看手稿并对它感兴趣，那么我们可以商量一下钱的问题。（不然，我就只能参考您叔叔亨利的建议，把手稿的原件卖掉了！我曾在《时代周刊》上看

[1]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四次出任英国首相。

到新墨西哥州有些收藏家专门收集类似的东西,您的叔叔因此大赚了一笔。)

您真诚的

玛娇丽·韦纳夫人

1974年12月14日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信,之后又同韦纳夫人通信多次。根据我的建议,她咨询了家庭律师,那家伙(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之后)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最终,事情得以圆满解决,我飞到拉辛市,拿到了手稿的原件。而在这之前,手稿已经复印过好几次了。

稿件有些地方确实很难辨认,跟上一份手稿《百分之七溶液》相比,问题截然不同。

水渍的侵害很严重。许多单词,甚至短句,都被抹掉了,简直没法阅读。我只好请教了这方面的专家(我要特别感谢吉姆·福利斯特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实验室),他们利用神奇的技术手段,让一些失落的字句重见天日。对此,我感激不尽。

不过,有些复原工作并不成功,还是有许多文字无法复原。遇到这种情况,我只好添加一些单词或短句,让段落与章节之间的内容保持连贯。我已经尽了全力,但我毕竟不是华生,所以读者一定會在字里行间发现不协调之处。如果发现了,请大家一定不要责难那位卓越的医生,这都怪鄙人笔力不济。我本想在书中标示出

做过修改的段落，但转念一想，这样势必会给阅读带来诸多困扰。我相信，那些糟糕的错处肯定相当明显，无论怎么做，我拙劣的文笔一定会被读者一眼看穿。

除了水渍，最恼人的问题是确定手稿的写作时间。根据文中的线索，可以确定《西区恐怖》发生于 1895 年 3 月 1 日，但要查清完成手稿的时间就是另一码事了。有证据表明（至少在我看来），手稿完成于 1895 年之后很多年。华生曾经提到，为了完成写作计划，光是求得福尔摩斯的允许，他就用了好几年时间；另外他还指出，在得到许可之前，与案件有关的多位人士早已相继去世。由于手稿中用的都是真名（正如福尔摩斯所说，伪造姓名其实并不可行），所以写作时间很容易断定。种种迹象暗示，手稿的完成日期相当晚，肯定是在 1905 年之后。不过，由于手稿确实出自华生的亲笔，这又清楚地表明当时他还没有受到关节炎的困扰。除此以外，就没有更多的证据了。我个人认为——仅仅是一种直觉——《西区恐怖》应该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又早于 1929 年，也就是福尔摩斯逝世之前。我之所以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段，是因为，首先，华生此时描述案件的方式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其实他在《百分之七溶液》中已经这样了（只是还不太明显）。另外，福尔摩斯去世之后，华生再也没有修改过这部手稿，这让我相信，他的身体此时已经被疾病拖垮了（可能是关节炎加重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这一疾病让他痛苦不已）——这也是我将年份往后推的另一个依据。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华生这一次又使用了许多“美式英语”,我觉得,这一点有必要加以说明。许多读者质疑《百分之七溶液》的真实性,怀疑那部手稿也是伪作,就是因为书中出现了不少“美式英语”,他们称之为“马脚”。但他们忽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事实。第一,在华生以往的案件记录中,美式英语从始至终一再出现。第二,原因其实很简单——W. S. 巴林-古尔德曾写过有关福尔摩斯与华生的杰出传记^[1],所有研读过的读者应该都记得,在1883到1886年间,为了替哥哥偿还债务,华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当了一名内科医生。在那里,他娶了第一任妻子康斯坦丝·亚当斯。而福尔摩斯(在美国居住两年之后)在《最后致意》中也曾对华生说过:“我的英语似乎已经长时期不纯了。”所以书中会出现很多美式英语。

至于书中的注解,我试图将它们减到最少,但考虑到许多因素,我又觉得有必要留下许多(作为证明手稿真实性的证据)。

最后,关于真实性的问题,我再简单地讲几句。我们没有办法证明手稿的真伪。实际上,善意的怀疑精神也要求我们做出合理的质疑。发现第一部遗失的华生手稿,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第二部再次出现,更是令人生疑的巧合。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我要声明一句:我从来没说过我是两部手稿的发现者,尤其这第二部手稿,

[1] 即《贝克街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世界第一位顾问侦探的一生》,作者是威廉·S. 巴林-古尔德,布拉姆霍尔书屋1962年出版。——原编者迈耶注

正如韦纳夫人所说,其实从未真正“遗失”过。

读者们只能自行判断手稿真实与否。我也早就估计到,这些文本一旦面世,一定会惹来无数争议。最后,我想用文森特·斯塔雷特^[1]惊艳美妙的迷人诗句作结——“心之所在,信则真!”

尼古拉斯·迈耶

于洛杉矶

1975年8月

[1] 文森特·斯塔雷特(1886—1974),美国作家、新闻记者、福尔摩斯研究者。

前言

“不，华生，恐怕我的答案依然跟从前一样。”歇洛克·福尔摩斯说。“你正在写《西区恐怖》，”看到我的表情，他咯咯轻笑起来，继续说道，“别这么惊讶，我亲爱的老伙计。你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我看到你坐在书桌前整理笔记，然后你突然想到了一些已经忘记的事，于是停了下来。你拿起手稿，仔细阅读，边看边摇头，脸上露出似曾相识的怀疑表情。接下来，你先是凝视着我们收集来的剧院节目单，又转向我撰写的有关英国早期宪章的论文。最后，你偷偷往我这边瞄了一眼，而我正坐在这里，全神贯注地拉小提琴。瞧啊，voilà^[1]。”他叹了口气，把小提琴放到膝盖上，用琴弓扫过琴弦，信手划出一阵音符，“恐怕我的答案依然是‘不’！”

“可是，为什么呢？”我大声质问，顾不得称赞他那高明的推理。“难道你担心我会不公正地记录这起案件——或者不公正地记录你？”后面这一句略带嘲讽。虽然我努力记录下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些案件，但他对我的早期评价一直相当严苛，直到后来才算缓和下来，尽管并非完全赞赏。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我的记录

[1] 法语：“就是这么回事。”

给他带来了不止一点点的赞誉，这让他的虚荣心——这可绝不能小觑——可以经常得到满足。

“正好相反。你的记录会很公正，而这正是我担心的。”

“我可以使用假名。”我提议说。我开始意识到问题出在哪儿了。

“这恰恰是你做不到的。”

“我以前明明做到过。”

“可这一次不行。想想看，华生，想想吧！我们之前的委托人从没有这么闻名遐迩的！公众或许会争论波希米亚国王^[1]的真实身份，他们或许会猜测霍尔德内斯公爵的真正头衔，但这次的案件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涉案人士中有几位是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你想用虚构的人名加以顶替，还要蒙蔽读者，简直不可能。为了掩饰他们的身份，你会发现你要扯的谎多到数不完。”

我承认，以前我从没遇到过这么麻烦的事。

“况且，”福尔摩斯接着说，“你一定会记下我们在案件中发挥的作用。虽然我们的行为算不上违反道德标准，但在法律上可就站不住脚了。不通知警方就毁坏一具尸体，很明显已经触犯了法律，尤其在这起案子里，可以算是犯了隐匿证据罪。”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像以往一样——整个案件虽然是个不

[1] 长久以来，学界一直猜测“波希米亚国王”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但迈克尔·哈里森最近毫无疑问地证明，这位“国王”实际上应该是巴腾堡的亚历山大亲王殿下（即“桑德罗”），曾经的保加利亚国王。——原编者迈耶注